

# 与黄宗江聊川剧

● 鄢然



杜建华 摄影

**对** 黄宗江这个名字自然是不陌生的，《大团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海魂》、《农奴》、《柯秉华大夫》、《秋瑾》等电影早就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也知道这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剧作家不仅写电影、写话剧、写音乐剧、写京剧，而且还写散文、杂文、影剧评论等其它的一些文章，却没想到黄老写得是那样的多，看看他送给我们的文集《戏痴说戏》、影剧文学选集《梅兰芳与马连良》前面的简介才知道，黄老已出版了戏剧戏曲选、电影剧本选、剧影散文选、杂文评论选等不同文体的作品集约20余种，真是著作等身啊！蓦然发现，对于黄老，自己其实是很陌生的。

见到黄老是前几天的事，在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的引见下，与《四川戏剧》主编杜建华、副主编李远强一道去成都金河宾馆采访下榻此处的黄老，请他就当今川剧的一些话题等谈谈自己的看法。前来采访的还有《四川日报》的一位记者。不用说，我们是带着任务去的，而黄老也有所准备，谈的也多是与川剧有关的事。关于“振兴川剧”，黄老早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说过，“振兴川剧”的口号提得很有气魄，让人联想到京剧和其它剧种，联想得很多，“振兴川剧是振兴中华的一部分”，振兴是一种精神！

“戏痴”黄老说他感到人生有三种感情最难忘怀，即友情、爱情、戏情；说他这一生崇拜的戏剧“佛主”有三个：第一是京剧，第二是话剧，第三是川剧。不过《戏痴说戏》说的则不仅仅是川剧，而是从京剧、昆剧说到川剧、评剧、豫剧、越剧、粤剧，从北京广和楼说到当今的大剧场，从古老的传统戏说到创新的现代戏，从《牡丹亭》、《白蛇传》、《钟馗嫁妹》说到《巴山秀才》、《曹操与杨修》、《弹吉它的姑娘》，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王瑶卿、谭鑫培、俞振飞、周信芳、马连良等说到张君秋、常香玉、新凤霞、红线女、关肃霜、阳友鹤、许倩云、傅全香、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及越剧小百花……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七彩光影勾画了出来。

黄老已是85岁的高龄了，声音还那么洪亮，人也那么健谈，说起话来，滔滔

不绝，谈起戏来，情深切切。言谈之间，不乏幽默，可爱之极。他说自己只有85岁，但看京剧的“观龄”却有86年，在娘肚子里就开始看戏了。三岁时，便听过谭鑫培的戏，只是在奶妈的怀里睡着了。黄老说的这两句话，不用细嚼，仅一听，就足以让人不禁要会心一笑的。难怪他要“戏痴”说戏了。黄老说，同京剧、话剧相比，他接触川剧的时间要晚一些。那是1943年初春的事了，他和南开大学的同学黄裳自沪入川，第一次看到的川剧是《三尽忠》，这一看，不仅被戏中陆秀夫殉国的悲壮所感动，而且被川剧的帮腔形式所震动，感受到不同于京剧的另一种魅力，就这样爱上了川剧。川剧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吸引人，他思来想去，最后忽有所悟：斯坦尼终其生在追求演员的“第一自我”化入“第二自我”的角色创造，布莱希特则力求“第一自我”超脱“第二自我”；斯坦尼极力推崇“第四堵墙”，布莱希特则反其道而拆掉这“四堵墙”，孰是孰非，各有道理。对于中国戏曲来说，“梅兰芳体系”就根本不存在斯氏和布氏那样的问题，中国戏曲则是奇妙地既求化入又追超脱，乃使观众也达到了一种既化入又超脱的观赏境界；而川剧是更为自由地表现，时而灵魂附体，时而灵魂出窍，跳进跳出，似天马行空。黄老强调说，梅兰芳虽是京剧大师，但他对川剧界的名伶阳友鹤、陈书舫等人的表演却备加赞赏，看了阳友鹤的《秋江》、陈书舫的《访友》后，梅兰芳感慨地说：“这几位真有功夫！”对于梅兰芳呢，阳友鹤更是情深意切地称呼梅兰芳为“梅老师”。想起当年聆听阳友鹤呼唤“梅老师……”的往事，黄老在《戏痴说戏》一书中无不诗意地写道：“宛如川剧声腔，音犹绕梁，却难绘其声于纸上，追慕不已。斯亦程公砚秋诗境，‘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犹有卖花声’。”

从《三尽忠》开始，黄老随后看了《刁窗》、《拷红》、《评雪辨踪》、《六月雪》等及一些新编的川剧，并且在《三观川剧话振兴》一文中写下了《一观〈巴山秀才〉》、《二观〈绣襦记〉》、《三观〈禹门关〉并〈丑公公〉》，以及《观何伶〈六月雪〉》、观《〈夕照祁山〉绮思断想》、《为川剧〈杜兰朵〉叫绝》和《川剧情话》等一系列有关川剧的文章。为省川剧院的《绣襦记》叫好，也为何伶表演的川剧《六月雪》叫绝，更为魏明伦的川剧《巴山秀才》、《夕照祁山》、

《中国公主杜兰朵》赞叹不已。认为《绣襦记》整理得当，很美，富有南戏传统；认为何伶扮演的窦娥在行腔表演中的一系列甩发、跪步、扑跌、僵尸等动作，均出于老程式，却是做了新的处理，一句一个技巧，一句一个画面，用武戏中的高难度特技表达出了人物的深层感情；对于魏明伦，黄老用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中国诗人，完全保守传统的是孝子，彻底反叛的是浪子，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真有所贡献的是浪子回头”来加以形容，说余先生是从西方现代派浪潮中回头的，魏明伦似从未过头，当无回头，但在文坛艺坛上又非常像浪子，是个念念不忘先人的浪子，因而能“化腐朽为神奇”了。黄老对川剧真是推崇备致，他用已故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对他说过的“湘剧喜剧亦多悲、川剧悲剧亦多喜”来概括其风貌，称川剧是诚得剧种之三昧了。

黄老举了一个例子，说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中国戏剧，当正谈到当今戏曲年轻观众不多，但是戏曲死不了时，一位美国女学生举手，指着她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此时也在座的小女儿说：你女儿告诉我，她就不爱京剧，说京剧一定要死的。真是很富有戏剧性，父女二人成了对立面，在“番邦”争鸣，当然最后取胜的还是黄老，而他认为，这种戏剧效果只有川剧才能够充分表现出来。

黄老的确爱川剧，且有些偏爱川剧。说他爱中国的所有戏剧和戏曲，但尤爱、酷爱、偏爱的则是川剧，偏爱之偏字是客气，替他自己客气也是替川剧客气。黄老似乎觉得自己的话表达得还不够尽兴，便翻开了他的书《戏痴说戏》，为我们绘声绘色地朗读起来，就像演员在舞台上念诵动听而撼人的台词：“……不用客气，就是爱啊！川剧的风格是什么？巴山蜀水，天府之国，美丽奇瑰，……一语以蔽之，它是一种乐观的悲剧、含泪的喜剧。川剧敢于大悲大喜，小悲小喜；大喊大叫，轻言细语，人间万种情怀熔于一炉……”

黄老的可爱当然不仅仅表现在他这个“戏痴”的“说戏”上，让我震惊的是一个85岁的老人，竟有一种“愤青”般的思维和谈吐，用犀利的语言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对文坛艺坛、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抨击，其言谈举止，不

仅让我看到一种“五四”青年的精神、良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而且让我感受到一颗正直的、青春的心的跃动。

黄老问我们最近看过《乔家大院》没有，不好意思地回答只看了几集，黄老便说应该看，好好看，这个电视连续剧是值得看的。他兴致勃勃地说《乔家大院》有人、有戏，写晋商，写男主人翁的高贵品质，但还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写人性；《三国演义》写了战争和政治，《水浒》也是写了战争和政治，却没有一部超过《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人情，人性，《乔家大院》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看完《乔家大院》，不能对这个剧得出自己的观点，好在这本不是我们采访的话题，所以未及深谈。黄老的话锋一转，便言到了张艺谋和陈凯歌，说张、陈二人是两大才子，但现在的发展很不对劲，《英雄》讲的是秦始皇不能刺的主题，可他对秦始皇的看法，与孟姜女一致，跟司马迁一致，绝不跟张艺谋一致；陈凯歌的《无极》，那就是有人评价的那样，无聊之极。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比来比去，最后比的是文化，一部电影或戏剧，没了文化的内涵，甚至歪曲历史，是很糟糕、很可怕的事。

黄老的可爱除了他的“戏痴”、幽默、“愤青”，还表现在他的谦虚上。黄老看了那么多的戏，写了那么多的电影、舞台剧以及那么多有关影剧的评论文章，称黄老为影剧专家、影剧评论家是名副其实的。可黄老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却腼腆地说自己不是做学问的人。

对川剧情有独钟的黄老，自然希望自己的女儿像他一样，喜欢川剧的。但黄老的小女儿生长于北京，后在美国读书，现在香港浸会大学任副教授，她从没看过川剧，因此当黄老得知星期六下午正好成都市川剧院要重新上演十多年前徐棻据奥尼尔话剧《榆树下的恋情》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时，立刻表示不仅自己要去看，还要让专程从香港过来与他在成都相会的小女儿一起去看。第二天下午果真在锦江剧场看到了黄老的身影，看到徐棻老师等人陪同他看戏。本想过去向黄老问声好的，但黄老坐在贵宾席上，没好去打搅他。戏完后，又在剧场的门口看到黄老与徐棻老师、市川剧院领导等人合影留念，更是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去问候黄老了。在这些合影的人群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想必是黄老的小女儿了。黄老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自从小女儿在香港看了白先勇的《牡丹亭》后，便爱上了昆剧，连看了三遍《牡丹亭》后，竟说自己以后再也不看话剧了。不知道黄老的小女儿在看了徐棻老师的《欲海狂潮》后，是否像看了白先勇的《牡丹亭》便爱上了昆剧一样，也爱上川剧？

2006年4月18日

## 欲海狂潮

### ——咏川剧《欲海狂潮》

● 沙 地

家境殷实白家院，无奈财产起祸端。  
为得家产一人占，两任贤妻奔黄泉。  
老父吝啬不堪敬，兄弟三人成长年。  
大郎二郎愤相别，三郎留守等机缘。  
老头思伴娶少妻，蒲兰坐车进家园。  
只因穷苦不堪言，舍身黄发为财产。  
得此家产转眼间，寡女挥手要刁蛮。  
三郎仇恨欲外撑，四目相对红线牵。  
正是青春好相伴，柔情蒲兰弃恩怨。  
钱财身外勿相求，美好爱情舞翩跹。  
人老不知少年事，妻儿生下乱伦男。  
众家乡友来相庆，三郎徘徊意缠绵。  
年高喜得老来子，言说新男继财产。  
闻父心机泪涟涟，爱恨情仇激胸间。

难排心中无限恨，三郎怒向睡正酣。  
相对难释恨中情，骨肉安然摇篮眠。  
蒲兰不知祸当前，载歌载舞情陶然。  
三郎入闹怒言斥，欲赶母子大街前。  
只为爱情能永远，新母痛杀冤孽男。  
三郎深悔恨时言，举刃欲刺在身前。  
不愿与女同流污，怒发冲冠去报官。  
蒲兰深悔做事偏，匕首入胸倒尘间。  
呼来官差捉歹人，三郎哭兰不可还。  
从此丢却复仇事，相伴恩爱在阴间。  
妻儿新男丧家院，从此香火无处延。  
只恨妻儿将我瞒，老头发颠火连天。  
七十六年财产烬，欲望之下无完卵。  
川剧演绎荒唐事，欲海狂潮惊人寰。